國朝文錄續編

閼里循河壖歷淮甸念大江以南賦重役繁俗尚奢靡而民隱不可以不恤土風不可以不觀也於是清蹕翠華兕淺波川后為之停流陽侯懾而屏迹涼颸淅瀝微雲澂靄旋至金山　顧而樂之遂命檝舟登絕巘東望海門溟渤無際西瞻瓜步雲樹杳冥北顧廣陵煙火萬家南眺京口帆檣千里　皇心悅豫揮毫成書題曰江天一覽因敕改寺名曰江天　御製江天寺碑文並刻石垂諸永久云臣伏思自天地剖判以來即有是山歷代帝王皆莫之賞而留以待我　皇之賁錫　雲章奎畫與神禹岣嶁之碑共傳不朽山靈有知抑何幸與臣備員史館有纂文之

責君父有美而不揚非所以潤　鴻業贊　上理也乃
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天佑四方聿求厥辟於　皇時淸受命有赫肇造區夏鴻
緒再闢篤生我　皇顯謨承烈天苞既開地符亦出垂裳
爲章　聖人是則肆筆成書文明濬哲濯濯其靈上下咸
格遐離陽九如升之日敷政優優不肅而栗地大蘖牙人
用反側滇閩兩隅繄維苞騷　六師奮威應時殄滅紅女
下機耕夫免役　皇曰噫嘻艱哉民力武不可黷文不可
匿朕其更始與民休息偃伯靈臺薦馨清宴攝提指辰軒
轅推策甲子之元孟冬之吉　皇始省方周行勤恤巖巖

岱宗是登是秩莘莘闕里是瞻是式允猶翕河懷柔靡缺
諸神受祀百禮具舉維此金山名湮禹績歷選羣后亦莫
云陟我 皇時邁睠斯崒嵂赤馬青鳧茲焉 駐蹕江山
一覽 宸襟孔懌粲粲 天章從心所適帝鴻之研史皇
之跡萬人競觀截刋貞石伊昔唐宗書法遒逸底柱三門
洪流蕩擊爰作銘辭命工鐫刻下逮祥符登封告勒巒輅
西遊龍門弭節磨崖而銘照昭昭若揭維彼二山託根河伯
驚濤雷轟馳波薄激孰若茲峯氣蒸空水澄鮮泉源
可挹徙倚徜徉心神融釋維彼二君求道術證蛻爲工
學過其實孰若我 皇縱由睿質茁茁翱翔器與道一匪

蚸匣雕　天孳神體撥古譽今妙誰與埒岣嶁山巔神禹
其匹中泠之匡甘泉之壁作鎮水心與天無極

一序如天開圖畫風景宛然頌亦典切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盈天地之間其氣乎然有正氣有奇氣有戾氣其賦於人也固聖賢豪傑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推之古今治亂得失之故政教風俗之原於是乎繫嗚呼此子輿氏所以直言氣也其言曰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又曰配義與道集義所生盖非直養無以充剛大之體非集義無以善剛大之用今吾人幸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根於心發於身氣則兩間之正氣人則兩間之正人以之擔荷世道陶淑人心經百折而不回建非常而不懼此豈徒一往而不可過者乎要必益之以學深之以養貞之以識與量於是天

下後世讀其書想其人屹然如泰山梁木之不可即也昭然若日星河漢之不可窮也知此者可以讀歐陽文忠之文矣文忠公吉産也吾吉固多君子文章氣節與夫理學經濟炳炳烺烺垂之宇宙載之史册者班班可考而鄉先輩劉三吾先生所集吉州正氣一書則斷自歐陽文忠始某不敏生公之鄉而先君子生平無他嗜好惟喜書尤喜誦公文章每訓小子某曰汝知讀歐文之法乎歐公沓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賢知者仰而企頑懦者慚而擢此其中有樞機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業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 之憂邪正是非不能使之惑

凡若此者何也存乎中者不動心以爲之本而後浩然剛大之氣貫注乎古今充塞乎天地維繫乎天下後世之人心不則天下之能文章者多矣而純忠大節何不少概見也後二百四十餘年文文山起而振之至今讀正氣歌未嘗不慷慨流涕而益信直養無害之說爲不誣廬陵舊有兩先生全集版毀於兵先君子愍然傷之從敗簏殘楮中搜得文山全集手訂而先授之梓復購公集善本將重校鋟版以行不幸遽從兩先生遊而余以讀禮煢煢求遺考訂以竟先人表章之志吾鄉曾旅菴乃毅然以校刋歐公全集爲己任今閱三年剞劂告成屬余序所以校刋之意

余烏足以知此惟界平日得於庭訓者約述之以告來茲則公雖往而公之正氣常凜凜乎宇宙間若夫仰慕而私淑者固千萬世猶一日也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而無害於浩然剛大之體本之爲忠孝之原存之爲性情之正擴之於綱常名教之間發之於文章事業之際明理集義以深求乎不動心之所存將不獨洞貫乎歐公一家之學而深有得乎嶧山浩然之傳矣讀斯集者愼毋徒讀其書而致歎絕學之難續此則旅菴校刊之力也抑即先君子與某論法之志也夫

以孟子之言爲主腦以文山之歌爲印證雄深雅健成

體之文

補刊玉海序

類書之作始於皇覽皇覽者魏黃初中劉劭王象繆襲等受詔撰集羣書以類相從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號曰皇覽踵其事者不可勝紀唐藝文志錄類書十七家其不著錄者又三十二家如梁之華林徧略壽光書苑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及唐之文思博要三教珠英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宋則有興國之太平御覽景德之册府元龜采摭銓擇一時稱盛焉諸書少者盈百卷多者溢至千餘卷要皆羣臣受詔撰集非其所自著不失之繁冗則失之滲漏部居錯雜次第殽亂何

則事由衆手短長互見無貫穿之心思與畫一之義例故也浚儀王厚齋先生博極羣書受學於真文忠公前後以制科顯當宋之末造隱居四明撰類書一百卷號曰玉海凡二十一部部各有門通計爲二百三十餘門門各以年代之先後爲次源流分合瞭若指掌觀者如入建章之宮門千戶萬愕眙而不能禁也又如聽鈞天之樂八音繁會洋洋乎其盈耳也好學者縱觀而博取之如遊五都之市瓌貨鱗集皆適於用而唯恨不爲我有其在童蒙偶資一得亦猶晬盤示兒諸物薈蕞而任其所取也蓋自有類書以來亡慮數十家雖短長殊軌要如嚮所言數者之弊

胡朏明禹貢錐指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推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原流而抉其異同者疇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信乎其難哉德淸胡君朏明著禹貢錐指二十卷余受而卒業喟然嘆曰偉矣哉此禹貢之功臣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荒眛而無稽方志與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爲

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顛纏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失者一也一曰囿而鮮通其失也疏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跡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疏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薈蕞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今胡君之書網羅散失摘抉微眇參考故實融貫古今簡要而不疏精詳而不雜兼班志酈注之長而

去其二難洵可不出戶庭指掌九州矣昔之釋禹貢者二
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
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牴牾先儒皆以
爲魏晉間人依託非西漢舊也是書擿二家之謬不少而
採班酈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
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
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瀦渟衍漾之無所本方覩經
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
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
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

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君爲人氣專而容寂揵戸著書不接人事葢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精覃思凡十餘載不惟是明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聖人裁成輔相之精意漁仲所謂深於道殆庶幾焉余用是序而行之嘉於世之修學好古者

此序能明著書之難能言作者之意文筆亦極雅鍊足以弁冕此書

答吳晴巖書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非屬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誠不見於世久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於干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譏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既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廁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

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爲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賢公卿之列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備僕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豈

啻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澹則於僕屬望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正僕所敬而求焉以為非韓蘇二子可及者足下乃反以歸美於僕不已過乎至於足下之文章尤與世之為文者大異世之所為文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為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為不少求其言豈盡合於聖人之道然乃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

世而行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取工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邕辭約而旨遠凡為文者殆無以或尚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揜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為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翼六經之旨闢流俗之曰非而為講求於禮教之淵源慨異學之以偽亂真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所向其敘

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為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斷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遯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季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羨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楮無任依馳

軒其人於韓蘇之上而其文則擬之朱子雖未免大夸

而禮賢下士之心千載如揭宜其當世以爲龍門也

請釐正學宮從祀位次疏

題爲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頒行併載入會典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
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源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
闕里 敕撰志書 特頒宸翰遍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洵爲萬世一時臣以庸材簡用督學江南凡至按試地方展謁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畫一退而考之會典舊本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

詳訂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覩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敕修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臣

敢爲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丘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則躐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二則躐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棖顔噲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

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北宋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舛錯甚明衆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黜顏何改曾點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商申黨改蘧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敘兩廡東西遞遷而止各於東西

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躐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唯列之學宮先儒之靈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大典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受學楊時承先啓後實爲朱子之師明萬歷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之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爲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叙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

諭年依次定位繕成渢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　題
伏乞
皇上敕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
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
垂之永久庶禮制出斯謹一両　大典萬代光昭矣
此禮之不得不正者其將徐擬奄爲禮官覆疏准行遂
蘋釐正

恩蠲吉水縣荒賦紀事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率例上之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沖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方敝壞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楗督糧參政薛公廷芭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欽承 諭旨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吉郡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邑賦獨重荒賣倍於他邑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

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祲洊臻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匍伏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爲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列者甯州上高廬陵呼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康熙十一年七月也巡撫董公乃郡縣從雁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纖悉不以取於有司露葢

單騎數百里披荊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
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疏上　朝廷從其請蠲吉
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戲誠
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　聖天子恤
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　下爲民甦息之德而邑令王公
雅爲之宣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羣而
和之數十百聲於戲今天　下之平久矣賴　天子仁聖聰
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誠　朝廷
極治之時哉乃一旦頒明　詔普湛恩恩流德澤於無窮於
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爲屬大守郭公又賢

也郡於江省爲屬布政劉 公糧備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譚 公抱饑渴由己之懷體 聖天子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 澤不究惠不永者未之有也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穀 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 言凡以爲天下告也

此事予邑志中亦載但 不知其本于張御史之疏其文俯仰揖讓絕似歐公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君墓表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强廉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强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頗僻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怪後世之刻敝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徇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鉤取聲譽而其實無益於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劉君其亦可謂古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

定新遭兵荒公私赤立奸胥以逋課爲利藪君鋤其尤桀黠者更立法以清詭匿隱苛弊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決再三鞫之不得實君㩀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填田中井乎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民有爭田水相鬭而死各舁屍以來其後舁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鬭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缺一扉合之良是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其敵者遂以二命抵於法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積君聽之即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自道教

煽亂捕二百一人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丕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餘置不問十一驛當孔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事集而民不擾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士讀書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之三萬六千三百有奇墾闢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者銀以兩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前所未有也蓋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足爲務故其在武定招來流民三

萬戶編籍增新丁萬餘口丈量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素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爲大君在武定七年在平陽六年中間在潞安五年潞安民浮而事簡而丞又非與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猶可以爲後法故既去而人思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爲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氣骨爲主汝曹皆功名中人但須氣骨堅定骫骳嬲嬲非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議噂沓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父母左右無違於兄弟恩誼尤篤能厚其族之疏遠者少時鏃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

辯甚繼而迫於親命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呼君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材如漢世良二千石入爲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於此也然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及見者亦可以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儀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爲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州陞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以某年某月日生

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陳氏俱贈淑人子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女二人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其長子灝爲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爲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其事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以告其後之人亦君之志也

敘議皆佳而敘三任州郡尤錯綜有法

三魚堂文錄引

三魚堂文集平湖陸稼書先生著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並爲一代醇儒然文正尊崇程朱而亦不排斥陸王先生則詆之爲洪水猛獸文正於語錄外不多著書先生則於四書有大全有困勉錄又有松陽講義於經有三禮又有評選戰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其爲同爲異末學不敢參一語于其間也且文正官至巡撫遷尚書其抱負畧得表見先生則卑棲州縣蹶而復起暨改官御史亦不久罷歸然其措置於嘉定靈壽二邑者盡心竭力無微不周而其條陳於　明主之前及爭之同列者亦偉論

昌言無意不遂以書生兼擅政事以言路獨持風裁故身
雖不用天下卒以醕儒歸之且先文正公而從祀孔廟也
其文以樸直疏達爲主不尚修飾亦不甚鍛鍊今錄其譽
瀛稿爲一卷

三魚堂文錄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為

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

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

晝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學者愼毋鶩太極之名不知近求之身也

指點親切讀之令人恍然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言敬

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為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識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

蔑棄倫常天下之人以恣睢横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

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繩趨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言雖大過而中所指陳實可爲鑒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

是而輕政刑於是而案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恒視其勝負之數以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為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為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為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為諸公之得力於

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愷然而謂愷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徹之亦如顔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顔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

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分別天資學術之病與前篇分別學術末流之弊同皆所謂如分水犀者閒雜譬喻言亦爽然

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已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髮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竊因其意推之史

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宋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閒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

述未嘗竊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

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籓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炳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

此事言之者多矣此書尤爲完備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客歲兩接手教如親承函丈知近祉康吉曷勝忻慰隴其羈絆荒城無一善狀雖於鞅掌之隙閒涉陳編然識粗氣浮無足道者所修縣志因邑人本子草率成書疏漏良多傳君著作因其自成一論不與俗同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妄此亦疏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至所欲就正者敢一陳之望折衷焉如以江陵爲權張桂爲佞來諭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於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

學不免於爲權爲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其說何如
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
或又曰置之雜傳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嘗論之仁管
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
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爲元進士矣又
爲高安丞矣又爲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
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安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
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
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
輩一生高蹈迺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

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
文成身登仕版見興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
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
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亦絲毫不類伊尹雜之一
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丹予孟達之例言之
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恐文成所處又未可
與廉孟同論楊鐵崖老婦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
即不爲雜不知何以服危太樸乎故謂文成之雜異於趙
孟頫留夢炎之雜則可矣然不可謂非雜也猶之江陵立
朝未嘗無功謂其興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

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興於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爲說然乎否乎伏祈裁教傅君之書卷帙浩繁未經付梓其家無副本不肯遠借往歳曾録一本送史館可就觀也其他未純之處亦頗有之柴亦不敢盡以爲是率泐不既

論文成一段令人悚然竊謂文成出處似伊尹其始仕元非爲禄也欲救民耳知元不可爲遂幡然應明主之命亦猶尹之先就桀而卒就湯耳此乃私見惜不及質之先生

黃陶菴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淩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饑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强至而卒辦

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生平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

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燿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明代講學之儒及綴文之士言者輙有瑜瑕不能同出一口惟陶菴先生之人之文無不心悅誠服一誠之不可掩也此文反復推論究其所以然之故無遺蘊矣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茳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齋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雅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侑之不可辭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讐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皋之徒以文詞著

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賢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庸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亦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遂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

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君卓孔若平津君校馬施諸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寞如今日也鳲鳩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謂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萇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長碧叔少壯修行晚年天倫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勍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

衣率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況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胥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鳲鳩詩人之所祝又焉知異日無綱羅舊聞如史遷者探其家風爲魏里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裒集嘉言善行如求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遐陬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壘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端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爲然也

尋常意思一入思議便如千巖萬壑可謂化臭腐爲神奇已

新修文昌祠記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與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非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而非教人禱祀以求覬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而統號之曰文昌從其重者爲主

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家不經之說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時遂加號爲帝君按所謂梓潼神者相傳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劔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改封英顯是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以梓潼神配文昌如棄之於稷句龍之於社然梓潼神非可以配文昌者也配文昌者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之先賢先儒擇一而配焉可也於

神灘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靈壽舊有文昌祠在南城樓上搏土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其爲戴筐六星之文昌耶其爲梓潼嶺上之神配食文昌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康熙戊辰孟冬修南城樓遂新其祠而易以木主題曰文昌之神蓋吾知祀文昌而已他非所聞也吾郊祀周禮月令史記之文昌爲吾道宗主者而已他非所知也在人則有至聖孔子及先賢先儒在天則有文昌皆教人以正誼明道而一切計功謀利之私知有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及假道以干富貴功名者孔子

之所損文昌之所損也明乎文昌之所以爲文昌庶幾狙
豆馨香來格來饗不吐而棄之乎
銳意刊除粹然一出於正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淞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布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遍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

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為率如孟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孟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罷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樗蒲四子如其所往隨遣人齎持錢二三百文安措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

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卒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須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偕五世見孫遐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瞿然不勝其欣欷歎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而博奕樗蒲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厥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

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覩

此能無愧乎

世間乃有如此孝子又有如此孝媳讀竟令人汗惶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以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甯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自諸當人寬而御其全其在甯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

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覺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頸興咻之勢竭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横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尚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茭糗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推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也

竣拒跬蹠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遺幸倫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墮地者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猾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埸者治其標者也正已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

慾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頹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定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請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既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疎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慷慨

世變歟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雖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他處一筆撇過獨疏寫其綏輯吳民而以為有功平定絕大眼孔行文純用櫽括鎔馭之法是墓表體

祭曹系宣先生文

嗚呼公遂厭世塵而長往乎自古正人直士之後類多磊落俊偉之人以揚祖德而紹其家風而最難者守其正而不至於亢秉其直而不至於激有磊落之概而無其迹使前人之正氣隱接於恬靜謙退之中則其所以綱維乎世道而振起其門祚者如元氣之運於四時而人不覺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又烏能不痛悼之無已也維公之先自侍御公以勁節顯天下子孫皆有秉正不阿之風而公則更斂鋒穎鍔不欲以氣加人接其容藹乎其可親也聆其言吶吶然如不能出口也少登賢書聲名翔於藝苑人皆

服公之才而公抑然如弗有也壯而馳驅王事歷艱險而
邪渝人皆服公之節而公歉然若弗克也晚年杜門謝客
衙自託於赤松王喬之術而戶外事一切弗與也篤於孝
友惟以道義與群從昆弟相砥礪而榮辱得喪之間澹如
也嗚呼公蓋以恬靜謙退而接前人之正氣者乎使侍御
公之遺澤綿延於後嗣無亢無激以世其家聲者非公也
耶近世非無名公鉅卿抗節於一時其後人不知祖父之
深心大用而徒襲其迹正直之風一傳而為矯激再傳而
為暴戾者比比而是而侍御之子孫奕奕濟濟卓然自拔
於流俗而無忝於前人者方出而未艾則公之所維持者

實多矣人徒見公之退焉若無能而不知其所全之大徒見其漠然無所爲而不知其所係之重使更永其年以至於耄耋則其所陶鑄又豈可量也哉而胡竟溘然逝也公之舉於鄉也與先伯父濟南公實同籍則隨其固公年家子也而公之弟孫棻又辱與隨其結絲陳之好方將親典型以自淑庶幾先民之不遠而天何遽奪之速耶臨喪感悼不能自勝敬申芹奠哀哉尙饗

其論入微非先生無能言者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蒞事衙門關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爲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俛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

可謂至不知九卿作何啟奏理應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

見少効微勞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竊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晉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會同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竊慮深遠矣迄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

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遵旨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
遴之數年旣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
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閒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旣以
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汚下可
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
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
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
核伏乞　敕部査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
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
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

行

後段更進一層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甯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慮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備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內事理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

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剿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欲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竊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若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

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彌望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興兵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

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畧干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畧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

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
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為
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田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
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貽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
墾為畏途甯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
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措據以應誅求非中等以
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
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
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
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

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奏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

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費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

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端也伏候慈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莫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瘠土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

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盡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丞即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被災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曉曉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

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賑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嗷鴻之民庶有賴矣伏候睿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即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

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致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

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

既奉裁準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止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擘肘擘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

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

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
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
亦强以煢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偽增戶口處處皆
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煢
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
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為
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
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
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
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印

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出於奏銷時彙准豁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囊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

而並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為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

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六條皆洞切時弊文亦軒爽酌復存留一節尤言之藹然